西巖集

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西巖集卷十四　　　元　張之翰　撰

王晉卿母呂氏慶八秩詩序

至元己卯江東按察僉事王君晉卿授命之再月持太夫人八秩壽觴屬某為序切嘗論之人之事父母孰不欲壽其親亦孰不欲有所聞於人至其父平昔無大過人者尚多泯泯焉矧親之母氏乎矧母之壽章乎不有

孝敬淳儉之素德慈愛賢明之實行何以見稱於當世也如太夫人呂氏本陳之大族幼歸臨漳王公奉舅姑無違禮及養後姑尤謹餘四十年雖鄰里莫知王公之有繼母也其事公能執婦道公亦待之如賓致閨門肅雍然玆非孝敬之驗歟壬辰河南破人皆北渡家以二車載貧病不能全活者至徒行數百里既還相時皆貲雄城市略不着紈綺唯布素保家是務玆非淳儉之徵歟初王公有側室夫人遇以女弟視男女猶已出僕媵有

過溫諭薄責而已未嘗出一詈聲故中外無怨言茲非慈愛之著歟吾卿生貿易間自總角令讀書人多勸作治生計夫人竟不聽益勵以學每師友至必喜見顏色及有周急濟困之事嘗傾囷倒廩無毫髮吝使今日為名士歷顯官然由義方中來斷織之力居多茲非賢明之效歟以是行是壽而有是賀者宜矣彼儉惡不悛驕悍自若賊其子奴其夫冤讎其舅姑便令得數十甲子聆夫人之聲頌夫人之德將愧汗雨集之不暇尚何望

壽章成軸者哉吾卿今行矣聞肩輿將隨之官以不肖區區之情固恨無才請連州之近治尚祈有喜笑京兆之平反是禊立秋日序

中聖亭詩序

至元庚辰余被檄入鄆過張君德修都事之東墅方肇石擔土基乾之隅余未詰君君乃語余曰此吾築亭之所亭雖未成已取徐邈酒清為聖時復中之之義以中聖名之將徵詩作軸請吾子為序余曰嘻大哉聖乎凡

游聖門躋聖域履聖途有土曠然無險阻之難有氣熙然無寒暑之虞有俗寂然無利害之擾有風恬然無愛憎之殊其行徐徐其寢愉愉真民之無懷國之華胥也故袁盎取是道以脫身陳平用是道以保家曹參由是道以安天下後有頌其德賛其功記其鄉君今又欲序其亭非游之久濟之深履之遠者能至此歟雖然如吾德修志高行潔才博氣猛由行臺之佐與平宋之功一有齟齬遽邈之慕惟聖之娱以余觀之今四海為家蔑

三分之曹魏羣賢在位豈一語之鮮通但恐君之名一日達上聽上之命一日及君居不特領安南守賜關内侯遷撫軍將軍而已乎彼或笑沉湎譏狂愚謂濡首腐脇是圖斯皆吾聖之罪人又豈真知君之徒抑未知作詩者以為何如君舉觴起謝曰子得之矣子得之矣邯鄲張某敬書

霍御史毋氏八秩詩序

凡為人子莫不欲親得其壽為人親亦莫不欲子榮其

壽故世有七十古稀之語又有八十辰慶之禮雖然使其親壽所謂子者窮且苦方菽水不給當介眉之際徒有仰視鶴髮長太息而已奚以慶為必得其子光輝騰達為時所稱其於曳朱紫之餘斑舞乎目前以盡捧觴之樂然後可以為榮矣是知得壽者為難榮壽者尤為難今國瑞御史聖善已登八秩之年尚耳聰目明優游几杖可謂得其壽者矣而御史幼服三遷之教能以儒飾吏翔歷省臺可謂榮其壽者矣至元戊寅春與余同

事川蜀將求四方賢士夫之詩以賀乃屬余為引余因告之曰聖善所以壽者天也御史所以榮其壽也亦天也以是壽有是榮意天之所以福君者尚不特在今日恐有後日遠大之畀也君誠能知天畀之意日孝日敬疊種厥德則將見聖善之年益高御史之名益重使後之賀者視今之例當有大書特書幾卷幾軸者出余雖不才政以此為張本云是春燈節前三日邯鄲張某序

時賢詞翰集序

余掾憲臺被檄按川陜嘗會宋鑑山先生於長安時先生集四方交游雅製成十巨軸以甲乙第之至一百九十餘人目曰時賢詞翰續有所得擬作别軸一别十四載杳不知其何如今年秋其子禮聽彥聰録爲數帖使老僕負之訪余京師始知先生已去世二年矣言念舊游不覺哀嘆既而彥聰堅懇曰先人平昔志在是書凡交游既殁者皆立小傳著出處之大槩當時方興未艾者特書其姓字爵里耳書未行遽棄養而去不孝某分

為前後二集將鋟木以傳立傳者列之于前書姓字爵里者列之於後也獻陵劉元質雲中孟駕之二公之引皆冠前帙敢以後集序為請余謂士之德莫貴于揚善亦莫貴于伏善盖揚善者難而伏善者又難也觀詩文樂府不啻千餘首始于父執之四賢非揚善而何終于時輩之諸公非伏善而何昔揚雄深于玄者也劉子駿僅讀一過便有覆醬瓿之語何遜清於詩者也劉孝綽止取兩篇遂有撰詩苑之譏玄果泯乎詩果不傳乎在

揚何亦奚損適足以見當時忌嫉太甚二劉尚若此況其下者乎今羣賢雄章傑句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光焰固不可揜使選集時果無定見一為俗議所揺亦未必成此美事其用心賢于二劉遠矣至于孰詩之雅正孰文之高古孰樂府之清新覧者當自知又何待余喙喋喋也唯集中鄙詩數篇為我刪之先生諱某字某官中順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鑑山其自號云

送王君朋益燕南憲司序

自余任南臺御史中閒走七閩歷兩浙未甞少安於此
雖同列人十餘有不及接一語共一事者二載之間轉
遷殆盡吾友王君朋益相遇最晚其臨事應物處相益
最多盖余之方賴君而圓余之固賴君而權余之拙疎
賴君而周旋纔一換歲又改燕南僉事則余所病方固
拙疎將在乎膏肓雲山悠悠一别千里秋風馬鳴到官
在邇正諸君喜得同僚之日是不肖恨失良同志之時
也故序而復詩至元癸未重陽日邯鄲張㭂書

張澹然先生文集序

壬辰汴梁破前進士不歿於兵不莩於野不殞於溝壑者固少而平達河朔名動當世變舉業為文章者又少由元季而下如王鹿庵徐復齋諸公僅十餘人濟陽張澹然先生其一也先生弱冠有雋聲登正大八年詞賦第雖歷省掾授郡倅百緼不一施罹大變而北歸清河之濵筆硯自隨刻意讀書大放厥辭東行臺敬其賢復署以郎位非素志也年踰知命竟澹泊以終有詩文樂

府數百篇子維仲安任國子博士集為若干卷請序某伏讀再四愛其篇目少而體制備蓋詩寓去國之情而不露其悲傷文盡叙事之實而不失於冗長樂府達處順之理而不流於浮艷詎浪非天資高學力篤道味深世故熟其孰能到槩而言之真前輩中大手筆也惜乎天不假年不得與同輩諸公頡頏於金馬玉堂之上盡展其所長妄論若此使今日尚無恙抑未知以為何如某少從敬齋學公於先生為同年見所作張氏世德碑

極稱其才又嘗與仲安同掾憲臺故不辭而書仍併及出處之大畧云先生諱鼎字輔之澹然其自號也至元辛卯六月初吉邯鄲張某序

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

更化後制度一新尤注意風憲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使責任愈重選人益精否者汰而能者舉靜齋閻公以翰林學士除浙西道廉訪使命既下每以任重辭某義在同僚敢告之曰自漢唐治天下莫不以遣使為急

曰循行曰直指曰採訪曰黜陟與今所謂按察廉訪其名雖殊其實則一率不過美風俗勵政治禁貪猾舉寃滯保疲瘵登俊乂以公之學素所習知以公之才皆所優為果南北諸道人皆如斯何憂乎不治竊嘗思公由東平入燕處深嚴十餘載一旦渡長淮越大江過浙閩諸名山如党承旨詩所云平生夢寐不到處乃以王事從私游肅清之暇伸紙落筆發揮胸中所有亦南游之奇絶也第恐朝廷早晚有大顧問大謀議視吾輩中不

見公之風釆未必不走驛騎而趍歸後之寵拜豈淺淺可知是行也又奚辭諸公盍餞之以詩至元辛夘夏六月望日邯鄲張某序

送行省員外郎趙君伯恭赴汴序

事親孝為大孝禄養為大所貴乎禄養逮其存而有以榮之如子路不擇禄而仕毛義捧檄而喜婁公輔兼京兆戶曹許康佐求知院官皆此意也泰安趙君伯恭性至孝善奉母承顔旨酒介眉求詩嘗見稱於搢紳諸公

在京師幾寒暑每瞻白雲輒作悵惋至元壬辰由中書右司都事出為河南省員外郎僕馬在道過余言别津津然喜見眉宇間蓋便養之志得矣當三山雨晴故宫花香御板輿稱壽觴絲竹駢列歌舞揄揚柔色慈顔而並悦彩衣朝服以爭光使汴人豔其榮是春風宴席之初張也至於佐外省撫諸郡決裒裒之簿書吐婉婉之幕畫在伯恭餘事耳故不書是年正月二十二日邯鄲張某題其端

古今指掌圖序

天地開闢未有疆理神農之王天下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黃帝經制萬國堯遭洪水命禹治之別四海為九州舜肇為十二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湯革命吞滅過半周之封建不過千八百國吞滅又幾半矣春秋止百七十國戰國止七國秦始皇兼并四海分四十郡漢武開廣三邊後置十三部光武併省郡縣其後亦為十三州部自是分為三國至晉而混一

裂為南北至隋而混一唐太宗分十道玄宗分十五道
昭哀之亡五季擾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遼滅金强
至國朝而混一嗚呼由五三而下有疆理者凡幾變更
幾分爭幾混同矣此閩士陳其光大古今指掌圖不得
不作也纂圖四上下貫穿三千八百餘年國之所以久
近所以興廢披圖一覽盡在目前名為指掌孰曰不可
余非善談史者因請序竊有問焉觀君次歷代之事掇
精英而入簡約是祖司馬温公舉要歴之遺意也序三

國之正統屈曹魏而進劉蜀是準朱文公綱目之書法也舉要固大體綱目亦正論但紀國編年之際必取綱目例吾恐光大之筆尚有吮之而未易下者光大曰敬聞命矣至元甲午四月日前翰林侍講學士邯鄲張某書

秋聲集序

始余為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衛公洎其子謙纔一杯而別後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謙

出公秋聲集求序許而未作又旬歲屬者暇愈少請愈力因思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玉九辨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率皆悲時之易失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而已今九山之集取名雖同而實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淳祐間公起喬木世臣後班省闥鎮藩輔無施不可此時不獨無此作亦未嘗有此聲也及時移物換以故侯退處于家不求聞達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蓋心非言

不宣言非聲不傳是知聲之秋即心之秋即江山之秋
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聲無窮秋亦無窮彼觀是集
讀是序見山谷所云末世詩似候蟲聲便爲誠然正所
謂癡人前不得説夢豈真知公者乎九原有靈或聞斯
言公諱宗武字淇父官至朝請大夫九山其自號云至
元甲午重九日序

送王侍御河北按察使序

有地數千里有城數百區持肅清之權按治於其間喜

之而為春怒之而為秋使百辟羣吏趨走聽命之不暇大丈夫得官憲司亦榮矣矧自內而長者乎矧得歸其鄉者乎至元十四年春通議王公以御史出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使長者也相舊居也奉命之日喜於治裝了不見其留連戀顧之意其為榮也又明矣聞者猶齎咨怪疑咸以為不當去方朝廷不次用人如公之寬而明廉而溫不苛細以害事不矯飾以沽名德如此其厚學如此其優不橫飛直上而區區再授是職何甘

于外除樂其南歸也蓋不知公之所以蔚豹變之文際龍飛之運一命而春官再命而虎符三命而烏臺英聲華聞垂二十年果輕舉易動乘時取位安往而不到第顧其道之與義職之與志如何耳苟道行義合職修志得豈有乘使者之車還舊居之地不以為榮乎如其不然雖内遷上擢不過占位謹署苟延歲月而已是豈公之本心哉是行也謝倥偬絶危疑就安崇達坦夷必將見鏗鍧其政聲煒曄其德望凛秋霜於劾奏之餘沛時

雨於平反之際使循行不獨美於漢黙陟不獨稱於唐一旦聖天子圖任舊人馳驛騎於鄜南走星軺於洹上召公共大政決大議上沙隄而轉黄閣秉鈞軸而調鼎鼐不猶愈於向所謂輕舉易動乘時取位之為遠乎若夫衣繡而臨西溪水波為之增明攬轡而望西山雲煙為之動色騶唱導前騎從擁後夾道之人觀者如堵見煇煌焜燿未必不與韓氏晝錦齊稱而並道由是觀之則公之榮非特在今日又當為後賀用是敢泄疑者之

情及公之所可必者爲之序

梁塵外山中吟序

近世緇黃之詩緇固少而黃又絶少間有留心筆硯寄興篇什能不淪於頌語不流於教言可以傳播搢紳士夫之間千萬中纔一二人何作者之寥寥也道士梁塵外中砥余舊識於茅山多作詩樂與吾輩游嘗贈余古律數篇使人讀之不置葢一二人之傑出者近檇山中吟藁來京師觀者無不稱嘆復請序於余且求正焉所

欽定四庫全書

貴乎道人之詩塵俗固不可專用道家語亦不可然則何所依歸乎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内乾坤别有秋數着殘棊江月曉一聲長嘯海山秋飲餘回首話歸路遥指白雲天盡頭此非有唐吕洞賓之詩乎詩之奪胎換骨超凡入聖無出於此歸而求之有餘師以塵内之吾觀塵外之渠向上一路悟則即到誒他日再游華陽洞天相訪於積金峯之巔煑石乳酌丹泉焚古龍涎盡讀囊中别後之篇必有

合於二仙余試指似之當笑領焉

葵軒小藁序

金百餘年士大夫例熟科舉業求以詩文鳴世者由党趙以降纔數屈指而已蓋皆舍緩而趨急得此而失彼不有豪邁特達者出而造物畀以才氣付以師友假以歲年其何能兼之哉葵軒先生張公金遺老也自妙齡已有聲場屋戊戌再以詞賦魁山東其篇什文字尤刻意不𡘊非才氣之偏乎在廬臺則從學師右轄仲安過

河南則接見禮部閑閑公北渡後則交游王鹿庵楊素庵諸君非師友之賢乎建元以來同輩者登膴仕據要津不旋踵而凋喪殆盡獨恬守一教官竟得安閑晚境今壽迄八秩尚以著述為事非歲年之延乎有集若干卷號葵軒小稾其子克勤等求余為序余謂先生稟賦若此淵源若此老於筆硯又若此可謂兼而兩得者也至於詩之清適文之典雅已傳布人口讀者所共知又何待余言之重輕而區區為是者特以科場人視詩文

為末事不能兼之者存所警云

送鮮于都事赴任杭州序

朝廷更化急於用人吾友鮮于君伯機由湖南憲幕召補内省掾以家貧親老不能北順流而下留寓淮海讀書攷古外百不事事行臺便其養嘗兩薦為監察御史意其命可立待未幾改授浙西宣慰都事君固處之自若識者皆有位不究才之嘆余竊謂不然盖天之生才必有用至於用違其宜處非其地在乎遇不遇合不合

爾彼深情厚貌内姦外朴君肯表表以為端誠乎彼布被脱粟欺世盜名君肯矯矯以為淳儉乎彼喜功生事多忌好訐君肯皦皦以為公平之與剛直乎君雖不吾語吾知君弗為且御史黄牒也都司亦黄牒也御史緋衣也都司亦緋衣也初何有貴賤高下之間如伯機之才之學坐之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置之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能言聽計行職修志得與其羣列於此孰若獨立於其彼與其倥偬於内孰若從容於其外況齒髮

日脱名聲日白雖欲委順不茍於世安知將來不有大遇合者孤舟水生亟趨杭矣暇時一過湖上為我謝南北諸峯方自効求去慎勿使白雲扃巖青松遮道以我為山中之逋客也

送高摶霄序

摶霄與余游餘二十年余見同進者或緋衣或朱輪或金虎符方相望于時獨君一墮筦庫數載始得歸何遇不遇遼邈之若此然君子不患位卑患志不立不患禄

徽患學不修以君之志之學能立且修後必有大合者又何用幽憂其心憔悴其色耶是日酒半酣出齊州門驅羸馬而西歸到吾鄉為寄聲西山白雲雖簿書倥偬而此心無日不思諸公矣

西巖集卷十五　　元　張之翰　撰

記

鎮南樓記

鎮南樓在興元公廨之左某至元丁丑冬奉命入蜀取道漢中見吾總管安侯於其上得盤桓周覽以盡其勝越二日將行侯命記其樓居之所以葢構之之始構之之由皆弗知也唯命名之義有以見張魯嘗拜鎮南將

軍於此年禩悠遠亦不可必姑即其所名之意而臆說之夫漢中道褒斜之險阻巴蜀之隘接秦隴之雄豁然在一川中實西南之要衝也而鎮南俯漢江之臯顧中梁之雄揖米倉之開翼然在半天上亦西南之傑觀也以是郡是樓而取是名固宜雖然果髙牙大纛騶導騎擁得出入乎郡之樓者幾何人焉而重簾複幕裀卧鼎食不媿負乎樓之名者又幾何人焉今侯以通敏之才兼文武之學由陜西憲司得總是郡既居其樓復求其

記庶不負其名者信矣由是觀之則侯之閱圖籍鈎帳符是欲復流逋之戶民也問阡陌别水陸是欲闢將蕪之田疇也聚經史召生徒是欲興已廢之學校也集條章考案具是欲平久淹之囚獄也嚴弓兵明鼓角是欲警未發之賊盜也隘關嶺謹棧閣是欲讋不譓之寨栅也將見朝廷無南顧之憂兵民有北歸之樂如黃潁川之政治龔叔度之歌謡趙廣漢之威名皆自此樓出是時不惟覩鎮南之效大白於世當望鎮南之書煇煇煌

煌在參井間若聯星然使人愈久愈敬又豈特不負其名而已哉若夫據高明謝卑濕迎清風送白日與二三僚屬會於斯樂於斯貯歌舞於斯恐非居樓之意也故畧而不書侯滏陽人祐其名吉甫其字云是冬十二月望日忝鄉梓張某記

舒嘯亭記

距鄆東南二十里而近有曰梁村武城尹張君和卿之別墅也至元乙亥其子士觀幼度洎其壻胡世良夢弼

嘗讀書作詩於此愛其風物瀟灑有足致其樂者乃為君築故隄而亭之既亭之共乞名於翰林野齋李公公取舒嘯以名之既名之之蓼𢌿又請余記之葢其地前瞰汶川後倚金螺諸峯且緣以花卉帶以竹樹方春夏之交烟霏空翠林光野色閒見層出相為蔽虧宛若圖畫然餘皆不能盡其勝獨是亭翬飛髙明裒數十里造化之功叢輸於几席之上以供朝夕之娱亦臨眺之佳處也而野齋不取諸水不取諸山不取諸花卉竹樹持摘

淵明歸去來辭登東皐以舒嘯二字名之者意豈特學蘇門之遺聲繼陳留之妙響激清於舌端發吹於口吻而已哉亦庶乎有所慕效而然也嗚呼淵明之出處在晉一人而已歸來之文章在晉一篇而已今張君雖纘襲世祿為縣有聲果能尚名而務實誦文以求理則他日厭形役念田園謝折腰之辱審容膝之安日與賢子壻共登茲亭每徘徊周覽汶水潺湲則賦詩之清流也螺峰崔嵬則悠然之南山也花竹參差則猶存之松菊

也儻白衣送酒至引觴自酌餘亦當向京華塵土中西望作記之人也張氏父子余雖未之識觀夢弼之文雅定知其不凡故敢併為之書十六年己卯夏四月初吉

邯鄲張某記

平野亭記

郡治東可百舉武因城以為臺因臺以為亭初不知構之何時揭之何名至元辛巳余自海上道密莒行深山大林數百里以達是境平田沃壤四顧豁然甚快人意

越翌日郡僚導余至亭上詢其地曰故基郡侯老撤去歲始重修視其榜曰平野前守諸企范令年之重書也酒再行諸君問名之所以余謂沂郡春秋時齊魯之地戰國時屬齊楚魏置北徐州蓋前人取杜詩平野入青徐語耳雖然方國朝甫定城與淮海敵四郊多壘烽燧不息昔之平野也及燼宋既平地與南北通黎民復業烟火相接今之平野豈昔之平野耶諸君當公退之暇與二三僚屬憑欄縱目望蒙山則見老萊之舊居可不

思化民之教乎望顏墓則思真卿之英魂可不思守郡之忠乎望武城則知子游之故治可不思為政之絃歌乎否則雖稻麥如浪禾稼如雲適足以為宴游之遠景觴詠之美談恐非命名之義諸君起謝曰既聞是說願刻石以識余拒之曰郡静治堂有鄭子聃記香林館有王子端記雨聲軒有劉象先記顧鄙文鈍筆何敢為諸老繼凡拒愈堅而請愈力是年夏六月晦日故書以為茲亭記

樂春園記

濟南泉石間池臺亭館固不少其成趣者惟南城高氏園而已至元辛巳主人高通從吾總判趙君克明求余名與記余嘗至其處見四時花卉皆備而又穠且美因詢所以然主人曰生平所好莫過於花通之治花能順其天得其性不害其長故蕃茂若此盎今之芳叢花簇皆昔之荒榛老蔓也今之平欄曲檻皆昔之頽垣斷塹也今之光風麗日皆昔之陰霾晦雨之與野燐也余聞

是說乃以樂春名之主人疑其名旣云花卉皆備奚獨
樂春從而語之曰所謂樂春者豈一時之春乃四時之
春也韡紅鮑黄固春之春池蓮錦明非夏之春庭菊金
爛非秋之春簷梅玉暎非冬之春乎此立名之大槩也
若夫世之遊觀者入子園達子道果移之治心則心之
樂春移之治身則身之樂春移之治郡邑則郡邑之樂
春移之治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之樂春由是觀之其樂
可勝言哉余聞治花得治人術故書以應其請彼或騁

心縱懷宴飲無度沈於斯湎於斯日聚蚊於斯雖曰樂春終非余之所謂樂春也是年中秋日記

崇安縣重修縣學記

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通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因盛衰相尋廢興不常未有中泯而無復者蓋關乎天地繫乎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宋將滅為羣不逞撤毀殆盡至元己卯張君茂來為邑令政知後先首建禮

殿修講堂前以三門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祠宇諸生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辛巳秋季宏麗邃深幾亞郡學後一年某取道是邑邑士趙若等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横有楊墨有申韓有黄老有羣儒之專門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弊於傳解自我作古蠱惑世人死而弗悟皆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於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當求於諸儒無説之際要先正其心修

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為文辭措諸事業教人為良師臨民為循吏事君為賢臣又豈特專事虛文空言誇多鬬靡而已令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絶利禄之念正學者為己之時果能不為淫辭詖行之所汨狹聞褊見之所溺雖温嶺去聖門數千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洙泗之上者乎令本東魯人盍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棟宇之備竹石木瓦之費學有能文者自紀於碑陰

茲畧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

義方齋記

户部郎中閻君庭晦為人樂施賓客塡門有書萬餘卷葺齋所居西偏取馮中令贈竇禹鈞之詩名曰義方請記於余因為之說人之有子知所以愛鮮知所以教知所以教鮮知所以義令閻君以是名名是齋必當慕竇氏之有義乎慕竇氏之有義即當知左傳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乎知弗納於邪抑當求大易所謂義以方

外者乎蓋義者根一心之真制衆理之用者也仁非此無以為仁德非此無以為德道非此無以為道禮非此無以為禮庭晦誠能勵諸子學擇師之良取友之益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讀先聖之遺言必探其精微究前世之懿範必極其終始不信不果惟義所在無適無莫唯義與比若是則天下事雖遠近大小之不齊輕重隆殺之或閒森列吾前固萬殊不同凡泛應各得其所當者是理也曲酬各適其宜者亦是理也吾將見理與

心融心與理一不求名而名自隨不干禄而禄自至况昔之燕今之燕為地不異賔之居閻之居相去無幾安知他日不有由此登翰林為禮部在起居歷諫議叅政事者出焉故書以應其請又從而告之曰閻氏諸子詵正立時再思十思汝父所以名齋之意其無媿

超然堂記

河東宣慰使安公祐田鄉來京師致天慶道士栗從悟意亡金老宿威儀薛公諱正圓與趙禮部閑閑有夙好

貞祐南渡坐逝于汴舉體柔煗如生人以為僊閑閑祭以文書超然堂三大字付其徒聶忠謹近歲祠二賢於觀仍以所藏三字扁其室懇余記將刻之石余謂磁之觀以天慶跡城郭趣山林為重觀之石以閑閑銘玉虛祭威儀文為尤重曩余每一至未始不誦石刻於荒烟寒露中摩挲久之而後去今從悟用心若是可謂善繼辭而深尊趙者也故喜為之說超然不見他書惟老子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想閑閑下筆時固因超升而書

其意葢本諸此昔坡仙自杭移密無以自放葺廢城為
超然臺坡有記頗濵諸名公有賦非世之達者烏足當
之觀閑閑大書之旨即二蘇諸賢述作之意觀威儀蜕
去之事即老子逍遥自得之驗也余方奔走於是非之
場浮沉於榮辱之海雖未能屏物累絶世慮爛讀五千
文至如餐沆瀣而服芳芬凌倒景而乘飛雲朝玄圃兮
夕崑崙訪丹丘兮揖羨門此亦余之素志將問津於堂
之主人從悟師忠謹嘗為本郡道官道業精修鄉里稱

善能成此盛事亦尚書公及其弟四川按察副使祐贊助之力也至元辛卯長日記

樂善堂記

人之心未始不善一為物欲所蔽則善與否分焉唯賢者終其身不厭葢知之而能好之好之而能樂之故也雲中李彥實資孝悌崇仁義為人謀必忠與人交必信自妙齡力學年踰知命不求聞達聚書數千卷日以修身齊家為事雪庵大宗師光公嘉其賢名所居堂曰樂

思化民之教乎望顔墓則弔真卿之英魂可不思守郡之忠乎望武城則知子游之故治可不思為政之絃歌乎否則雖稻麥如浪禾稼如雲適足以為宴游之遠景觴詠之美談恐非命名之義諸君起謝曰既聞是説願刻石以識余拒之曰郡靜治堂有鄭子聃記香林館有王子端記雨聲軒有劉象先記顧鄙文鈍筆何敢為諸老繼凡拒愈堅而請愈力是年夏六月晦日故書以為茲亭記

樂春園記

濟南泉石間池臺亭館固不少其成趣者惟南城高氏園而已至元辛巳主人高通從吾總判趙君克明求余名與記余嘗至其處見四時花卉皆備而又穠且美因詢所以然主人曰生平所好莫過於花通之治花能順其天得其性不害其長故蕃茂若此蓋今之芳叢花簇皆昔之荒榛老蔓也今之平欄曲檻皆昔之頹垣斷塹也今之光風麗日皆昔之陰霾晦雨之與野燐也余聞

傳子若孫而未已者乎江浙僉省嘉議郭公自大父棄
官汴梁流寓於邳築清夷道觀有堂曰愛菊及父倅單
懷嘉議宦餘杭構堂種菊皆扁前名可謂終其身及其子
孫世濟其美也至元壬辰余由翰林知松江嘉議走書
三百里請為愛菊堂記夫菊之為花堅正高潔不爭妍
於紅紫低昂之時乃發秀於風霜搖落之際或比君子
或比端士宜郭氏三世愛之若此余生晚不及拜嘉議
父祖嘉議出處畧能言之昔在樞幕同列有超公數等

者人嘗為公鬱獨處之恬然亡幾何超等者淪落已盡公方擢憲使僉外省年近古稀精力不少衰使中外稱善則菊不負人人不負菊明矣令政化更新人惟求舊如韓魏公以晚節自況尚有望於將來也適坐堂憑案伍鴈鶩行偶作數百語雖簿書填委便覺幽香到人懷袖中亦可為之一快是年嘉平月既望邯鄲張某記

西巖集卷十六　　　元　張之翰　撰

記

浙西鹽倉記

自煮海鬻筴鹽利不容廢置塲籍户鹽禁不容弛葢有産則有積有入則有出亦變通之權便益之法也故倉不得不設松江古華亭邑枕江負海厥土廣潟宰盆之羸實百他郡後升爲府仍司浙西鹹鹺併浙江東錢清

西興及江北六塲隸焉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為瓦礫昭
信校爲浙西鹽使阿薩爾前任松江判官有明敏稱閲十
年來涖是司至之日首以倉爲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
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求余記余謂修廊縵迴簷角翔舞
重欒傑棟屬連演迤此倉之興造也漉沙結白熬波出
素冰裂雹碎眩轉的皪此倉之儲蓄也風帆海船隨潮
下上富商巨賈雲合雨集此倉之發運也此固為美猶
恐未之盡領斯倉者或邪溝暗港私販旁午私日多而

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乎或倉吏綱兵姦利相市混晶英而雜偽惡可不思所核視乎或上虧國用下闕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歲輓鹽海濱人甚苦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為飛雪將劉忠肅責監衡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美以爲償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之才可見矣至於處監當之職任均輸之責如忠肅者尤當選其人昭信

生西域久仕華夏趣向甚可嘉敢併書以告至元癸巳

四月某日

風涇驛記

環雲間皆水唯西南塘路可通郡故郡以風涇為喉襟嗌出入無不由此至元癸巳南省許置驛視公帑一錢莫敢動有鄉之好事者張某及近堡數巨室來助木瓦之費余與同僚度其地令端官陳青創屋十二間雖未盡輪奐之美館之所須亦畧備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曰

廬三十里曰路室五十里曰候館有飲食有委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也今也吏驛者賓至旁午固宜奉符閱數執牘書物展蠲潔之敬致供饋之禮勞迎餞別俾盡歡而去過是驛者朝憩夕庇其可折篙斷牽破舷碎鷁汚敗其室廬廢毀其器用畧不顧惜乎起四月某日畢七月某日至於規模日宏締搆日增擅浙右傳舍之稱又當俟後來諸君姑勒石以告厥成

松江府廨記

松江古華亭民物繁夥爲天下壯哉縣天兵渡江至元
辛卯直隷省郡號雖新縣治仍舊加以上雨旁風日摧
月毁愈見其卑隘之不稱也越明年某由翰林牧是郡
與達嚕噶齊瑪哈穆特廣威同知王渠實喇布哈奉訓府判
趙德衍承務一意催科奚暇他及又二年偕廣威赴省
陳獘病之尤者除荒租等額十餘萬府中漸廓廓然於
是同僚叶議令民命脉稍甦爪期將近廨之不修復何
待迺就木瓦竹石之所有補短以長代朽以堅易缺以

完物則平買出俸金以酬直遠近聞者無不喜至有一二貴室願爲之助或以粱或以米或以工役之費上不侵於官下不及於民始甲午仲冬迄乙未春季四晦朔而厥功成崇數尺之基敞五間而耳以左右屋者廳事也拓數丈之地合兩廡而翼以東西樓者吏舍也而又署叅佐於乾設架閣於巽嚴狴犴於坤遠庖厨於震其規模纔十七八翬飛翔舞已與雄藩巨鎮相頡頏以今視昔如隔仙凡每庭空吏散倚危欄送落日顧瞻徘徊

覺三泖之增明九峰之益峻水吾硯池山吾筆鋒發清思祛簿書之昏揮新句解鞭笞之勞呼皮陸於蒼煙翠靄中問當時唱酬處亦可為公餘之一樂闔郡交賀後廣威舉酒屬某記昔叔孫所館一日必葺陸抗臨去繕完城圃我輩固不敢望其于視公府如傳舍畧不加省而去庶無媿故書其詳以告來哲

普照寺藏殿記

佛之跡不可得而見所留者言佛之言不可得而聞所

存者經自西方教入中國有曰十二部有曰六百五十七部又有曰五千四百八十卷蓋如來四十九年之所說諸菩薩大弟子所記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之所傳與古今高僧賢達之所著舉而集之愈久愈夥非俱舍何以置梵云俱舍此言藏至傳大士作天地輪以盛經典令諸有情推轉乃謂之輪藏藏之不可廢也以此松江普照寺據通闠俯連漪為郡刹冠淳祐間燬于火若廚若廊若大殿由宋季及元皆次第崇修稍還舊觀

惟藏院一厇礫塲耳梵修主僧希白居剎之四年慨然
有興復志會郡富室王提管國英慕善樂施以力倡率
及大檀那來助始至元十九年之三月迄三十一年之
十一月越十有三載而藏殿成共費一十五萬殿二十
楹藏崇五丈廣半之金碧照爛髹漆精明上有飛僊橋
中有棲經函旁有鐵圍山下有香水海每巨植砰轟人
運機而神効力如車之旋如風之行如雷霆之驚壯麗
傑特雖百歲老人猶以爲希有明年希白狀始末求余

文余曰初經之末廣也或以銀或以金或以血寫者嘗多及經之既廣也印於福印於杭印於蘇讀者益少今五千四百八十卷貯以五百四十八函以五百四十八函而總為一藏以一藏而載之以輪是豈徒張皇詭異為一方之誇耶抑將見學者朝講夕誦內有所自得耶昔德山周禪師精究律藏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溫州安禪師得法於天台首閱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二師纔了一經已足超詣矧博通三藏者乎如白

之裒集經律論諸書包涵萬有覺悟羣迷使人隨取隨足其用心固勤矣雖然凡聞是藏閱是經曾知夫經自佛口中來藏從人心上轉天宮有此法輪人心亦有此法輪龍宮有此海藏人心亦有此海藏白合掌作禮曰聞子之說是人心藏心同一悟轉乃藏之無盡者也願勒石垂不朽故書以授是年重陽日記

種德堂記

世之肥其家昌其後未有不由積累來者積累者何培

植盛德之謂也德在乎身榮及乎子孫猶日月在乎天而明及乎地珠玉在乎山川而光被乎草木故劉賔客有種德而芽乃生令子蘇欒城有種德之深不稼而穡蓄粹氣紆餘必世乃成也燕都任德昌世亨有堂曰種德一日會翰林集賢諸老酒數行世亨乞文承旨唐公學士劉公因屬筆於余昔人以種德名堂記之者多矣如汪龍溪胡不以種木觀之百圍之木其始數寸之蘖蔽日月攖雲霓者固已萌其中趙閑閑引十年之計樹

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爲善責報如持印劵鑰合取所寄物今世亨居闤闠閱市鄽不爲流俗所移輕利重義聚書求師俾諸子學日與賢士夫相往還篤行有聞洗心向善由劉蘇之語驗汪趙之理庶乎其德萌矣苟封之而不闗滋之而不槁蟠根深而垂廕廣他日貽祉相承秀民踵出榮其鄉里者是種德之報也彼孳孳爲利不知德為何物而或金紫驚人此朝華之草夕而零落又豈知余以德喻木之説余之説乃歲寒之松栢

也世亨可不勉旃

肯堂記

人倫之道父作爲重子述為尤重賢者能繼其志不肖者不能也周書以庶邦不肯伐三監之叛故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謂父致其規模子不基址況立屋乎由是天下後世公侯卿大夫通作克紹與否之喻非特為有國者設雲間衛謙有山其先水北公無恙時擬築所居西偏為燕閒之所志未畢而歿六年有山構堂三間

名之以肯提刑胡紫山既書復請余記前輩有言為常人子孫易為名公子孫難常人之後人不責倫但守常蹈故稍進善則必名名公之後人所共指苟不自振立則何以滿衆望水北余舊識由門閥起身郡國號循吏鄉里稱善人才德兼全者也有山强學力行克世其業餘且不必論如義塾之米義莊之錢一粒一字皆有歸家山之木家園之竹一株一竿畧無損與夫三食之輩萬不侔矣余嘗造其居見左琴書右筆硯坐討論之碩

儒來饑寒之貧士而已堂雖不負仍有問焉專事挾持猾徒惡黨得登茲堂乎登則非肯也擅生是非譏夫謗客得游茲堂乎游則非肯也素嗜沉湎狂朋狎友得聚茲堂乎聚則非肯也固知有山方返問之不暇亦不可不勉

貢舉堂記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詔天下議行貢舉南北士子無不喜適松江郡學魁星樓基新堂成其某因以貢舉名既書

府教授馬允中等復請記乃志其喜而申其義貢舉之設蓋始於魏盛於唐實賓興之遺意科目之良法國家崇高儒術自戊戌一試後嘗垂意取士之科時時梗其議而止今天語丁寧臣心協贊以人材為第一義雖鄉舉里選未易復如明經如宏辭如詩賦義論策次第舉行特反掌然則向之私議又安得齟齬於其間松江古華亭凡陸鄉之英顧黨之秀及鄰境之俊異有能體朝廷之意振學校之風吐江山之氣擬星斗之文游於斯

聚於斯發鄉薦於斯將見躍龍門擢虎榜視此堂為飛梭之壁爲登雲之梯何患乎不騰達嘻今日之堂即前日之樓其成壞顯晦固似不侔至於陰相默議與時表裏使斯文一脉不絶非魁星降靈而何是知樓亡而堂堂中之星亦未嘗不芒學者其無忘屋共十有一間經始昭陽大荒落之南至畢工閼逢敦牂之重陽元貞元年四月某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張某記并書

西湖書院記

西湖在天下三曰潁曰許曰杭皆有之名天下莫杭若蓋地靈人力交相勝也余知松江之三年登郡西南放生亭基基在水中央問其水此西湖也竊惑而考諸志西湖乃瑁湖晉為陸氏養魚池宋為放生池或傳此即谷水水有丹砂常湧五色泉郡人士見者必擢第指為風水第一處衷回久之方府治撤真聖樓遂命工掇三間增四厦而樓其北分八楹列五架而廡其西東低兩

挾起中央而門其南如蜃之吐鼇之負龍之居突兀於波光瀲灩中孰不爭覩而願游之既成矣余謂是郡由混一以來吾夫子燕居無所春秋社稷無所顧陸名賢祠宇亦無所于是樓之上以像燕居庭之中以壇社稷廡之左以位名賢廡之右以舍師儒與諸生乃榜曰西湖書院既名矣有疑者問焉向謂三西湖皆不及杭誠古今確論今杭有西湖松江亦有西湖杭有西湖書院松江亦有西湖書院是四其三者乎二其一者乎杭有

三賢堂松江亦有先賢堂杭無社稷壇松江有社稷壇是規模果同乎果不同乎余應之曰比淡粧濃抹之西子生吸光飲渌之吳儂訪梅孤山問柳蘇堤抵畫橋橫彩舫載歌舞而留宴賞固彼有而此無倚九山照海之書堆環四塔揷天之文筆市聲隔岸樓影壓波吐雄丈揮傑句呼清風而嘯明月亦彼無而此有且杭雖大不湖而城松江雖小不城而湖使教養日與人材輩出不害其爲四西湖而兩書院之稱至若奉先聖于斯祀先

賢于斯而又祭土穀於斯正學者禮義誠敬所當務可不知韓昌黎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社稷與孔子及古之鄉先生沒而祀于社者遺意也復奚疑者語塞而去因筆之為記始元貞元年四月畢八月莆士陳宏董其役買地之貲一萬八千木瓦之費共二十萬有奇來者其勿壞是年中秋日立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張之翰記并書篆中議大夫松江府達嚕噶齊勸農事尼雅斯拉廸音承直郎同知松江府事阿達

納承務郎松江府判官傅大有提領按牘張濟邊汝翼

同立

謄錄監生臣沈　齊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